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七十九回 希陳誤認武陵源 寄姐大鬧葡萄架

酒後夜歸更漏改，倦眼不分明。綠雲驚髻是珍珍，乘間可相親。
真，百口罪難分。

只道好花今得彩，著肉手方伸。誰知是假竟非

——右調《武陵春》

太凡世上各樣的器皿，諸般的頭畜，一花一草之微，或水或山之處，與人都有一定的緣法，絲毫著不得勉強，容不得人力。即如宋朝有一個邵堯夫，道號康節先生，精於數學，卜筮起課，無不奇中，後來征驗，就如眼見的一般。一日，這康節先生在門前閒看，恰好有他的外甥宋承庠走過，作了揖，康節讓他家坐。宋承庠道：「橫街口骨董店內賣著一柄匕首，與他講定了三錢銀子，外甥急去買他，且不得閒坐。」康節沉吟了一歇，說道：「這匕首，其實不買也得；於你沒有甚麼好處，買他何干？」

宋承庠不聽他母舅言語，使三錢銀子買了回來，送與康節觀看。花梨木鞘，白銅事件，打磨的果真精緻。宋承庠道：「舅舅叫我不要買他，一定是起過數了。舅舅與我說知，我好堤備。」康節道：「匕首雖微，大數已定，豈能堤備？我寫在這裡，你等著匕首有甚話說，你來取看。」宋承庠白話了一會，也就去了。

過了一向，宋承庠特地走來，尋著邵康節，說道：「前日買的那匕首，忽然不知去向，想是應該數盡了。」康節叫小童從書笈中尋出一幅字來，上面寫道：

某年月日宋某用三錢銀，大小若干件，買匕首一把；某月某日某時用修左指甲，將中指割破流血；某年月日用剔水中丞蠅糞，致水中丞墜地跌碎；某年月日將《檀弓》一本裁壞，以致補砌；某月日時用剔牙垢，割破嘴唇下片；某年月日被入盜賣與週六秀才，得錢二百文。宜子孫。

再說一個楊司徒奉差回家，撞見兩個回子，趕了百十隻肥牛，往北京湯鍋裡送。牛群中有個才齊口的犍牛，突然跑到楊司徒轎前，跪著不起。楊司徒住了轎，叫過兩個回子問他所以，說：「此牛牙口尚小，且又精壯，原何把他買去，做了殺才？」回子說道：「此牛是阜城一個富戶家大■字牛生的，因他一應莊農之事俱不肯做，又會抵人，作了六兩八錢銀賣他到湯鍋上去。」楊司徒道：「看他能跑到我轎前跪下，分明是要我救他。我與你八兩銀，買他到我莊上去罷。」回子也便慨然依了。

楊司徒將牛交付了隨從的人，夜間買草料喂養，日間牽了他隨行。到了家中，發與管莊人役，叫他好生養活調理，叫他耕田布種。誰知此牛舊性一些不改，喂他的時候，他把別的牛，東一頭，西一頭，抵觸開去，有草有料，他獨自享用。你要叫他耕一壟的地，布一升的種，打一打場，或是拽拽空車，他就半步也不肯挪動。打得他極了，他便照了人來頭碰角抵，往往的傷人。管莊的稟知了楊司徒。一日，楊司徒因別事出到莊上，忽然想起這個牛來，叫人把他牽到跟前。楊司徒道：「你這個孽畜，如此可惡！回子買你到湯鍋上去，你在我轎前央我，加上利錢贖了你來，你使我八兩銀子，空吃我這許多時草豆，一星活兒不肯替做，我該白養活你不成？」叫人：「替我牽去，叫他做活！再如此可惡，第一次打二百鞭；再不改，三百鞭；再要不改，打五百鞭；打五百鞭不改，剝皮殺吃！」

吩咐已完，這牛順馴而去。那日正在打場，將他套上碌軸，他也不似往時踢跳，跟了別的牛沿場行走。覓漢去稟知了楊司徒。司徒歎道：「畜類尚聽人的好話，能感動他的良心，可見那不知好歹，喪了良心的人，比畜類還是不如的！」這牛從此以後，耕地，他就領■；拉車，他就當轅；打場，他就領頭幫；足足的做了十年好活，然後善終。司徒公子叫人把他用草席捲而埋之。

再說天下的名山名水，與你有緣，就相隔幾千百里，你就沒有甚麼順便，結社合隊，也去看了他來。若與你沒有緣法，你就在他跟前一遭一遭的走過，不是風雨，就是晚夜；不是心忙，就是身病；千方百計，通似有甚麼鬼神阻撓。所以說：一飲一食，莫非前定。

睹這樣瑣碎事情都還有緣法相湊，何況人為萬物之靈！合群聚首，若沒有緣法，一刻也是相聚不得的。往往有乍然相見，便就合伙不來，這不消說起，通是沒有緣法的了。便就是有緣法的，那緣法盡了，往時的情義盡付東流，還要變成了仇怨。彌子瑕與衛靈公兩個，名雖叫是君臣，恩愛過於夫婦。彌子瑕吃剩的個殘桃遞與衛靈公吃，不說他的褻瀆，說你愛君得緊，一個桃兒好吃，自己也不肯吃了，畢竟要留與君吃。國家的法度：朝廷坐的御車，任憑甚麼人，但有僭分坐的，法當砍了兩腳。一夜，彌子瑕在朝宿歇，半夜裡知他母親暴病，他自己的車子不在，將靈公坐的御車竟自坐到家去。法司奏知靈公，說他矯駕君車，法當別足。靈公說：「他只為母親有病回看心忙，連犯法危身也是不暇顧的，真真孝子，不可以常法論他。」後來彌子瑕有了年紀，生了鬚鬚，盡了緣法，靈公見了他就如「芒刺在背」一般，恨不得一時致他死地，追論不該把殘桃獻君，又不應擅坐朝廷的車輛可見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妻、朋友、婢僕，無一不要緣法。

卻說童家寄姐從小兒與狄希陳在一處，原為情意相投，後才結了夫婦，你恩我愛，也可以稱得和好。寄姐在北京婦人之中，性格也還不甚悍戾。不知怎生原故，只一見了丫頭小珍珠，就是合他有世仇一樣，幸得還不十分打罵。至於衣穿飲食，絕不照管，只當個臭屎相待。童奶奶見女兒不喜歡這個丫頭，便也隨風倒舵，不為照管；又看得這丫頭明眉大眼，白淨齊整，惟恐狄希陳看在眼裡，扯臭淡與他女兒吃醋。調羹雖然是個好人，一個正經主人家看似眼中丁一般，旁人「添的言添不的錢」，中得甚用？狄希陳倒甚是惜玉憐香，惟恐小珍珠食不得飽，衣不得暖，饑寒憂鬱，成了疾病。但主人公多在外少在裡，那裡管得這許多詳細；且是懼怕寄姐疑心遷怒，不過是背地裡偷伴溫存，當了寄姐，任那小珍珠少飯無衣，寒餐冷宿，口也是不敢開的。寄姐與狄希陳兩個也算極其恩愛的，只為這個丫頭，狄希陳心裡時時暗惱，幾次要發脫了他，又怕寄姐說是賭氣，只得忍氣吞聲。寄姐又為這個丫頭，時刻不肯放鬆，開口就帶著刺，只說狄希陳背後合他有帳，罵淫婦長，就帶著忘八的短；說忘八臭，必定也就說淫婦的髒。

北京近邊的地方，天氣比南方倍加寒冷，十月將盡，也就是別處的數九天寒，一家大小人口，沒有一個不穿了棉襖棉褲，還都在那煤爐熱炕的所在。惟獨小珍珠一人連夾襖也沒有一領，兩個半新不舊的布衫，一條將破未破的單褲，幸得他不象別的假儂孩子，凍得縮頭抹脖的。狄希陳看不上眼，合童奶奶說道：「天也極冷了，小珍珠還沒有棉衣裳哩。」童奶奶道：「我也看拉不上，凍的赤赤哈哈的。合寄姐說了幾次，他又不雌不雄。」

正說著，恰好寄姐走到跟前。童奶奶道：「你看尋點子棉衣裳，叫這孩子穿上。剛才他姑爺說來。」寄姐道：「一家子說，只多我穿著個襖，我要把我這襖脫了，就百沒話說的了！」走進房去，把自家一件鸚哥綠潞綢棉襖，一件油綠綾機背心，一條紫綾綿褲，都一齊脫將下來，提溜到狄希陳跟前，說道：「這是我的，脫下來了，你給他穿去！」唬的狄希陳面如土色，失了人形。倒虧童奶奶說道：「你與他棉衣也只在在你，你不與他也只在在你，誰管你做甚麼！你就這們等！」寄姐道：「我沒為怎麼，我實不害冷。這一會子家裡實是沒有甚麼；有指布呀，有斤棉花呢？你就有布有棉花的，這一時間也做不出來。我要不脫下來叫他穿上，凍著他心上人，我穿著也不安！賭不信，要是我沒棉衣裳，他待中就推看不見了！」狄希陳道：「你別要這們刁罵人。休說是咱的一個丫頭，就是一個合咱不相干的人，見他這十一月的天氣還穿著兩個單布衫，咱心裡也動個不忍的念頭。沒的我合他有甚麼皮纏紙裹的帳麼？你開口只拴縛著人。」寄姐道：「你說他沒有棉衣裳，我流水的脫下棉襖棉褲來，雙手遞到你跟前，叫你給他穿去，我也只好這們著罷了。你還待叫我怎麼！」朝著小珍珠，跪倒在地，連忙磕頭，口裡說道：「珍姐姐！珍姑娘！珍奶奶！珍太太！小寄姐不識高低，沒替珍太太做出棉襖棉褲，自家就先周紮上了，我的不是！珍太太！狄太爺！可憐不見的饒了我，不似數落賊的一般罷！你家裡放著一個又標緻，又齊整，又明眉大眼，又高梁鼻相的個正頭妻，這裡又有一個描不成畫不就的個小娘子，狗攬三堆屎，你又尋將我來是待怎麼？你不如趁早休了我去，我趁著這年小還有人尋，你守著那前世今生的娘可過！」童奶奶吆喝道：「別

這樣沒要緊的拌嘴拌舌，夫妻們傷了和氣！我還有個舊主腰子，且叫他穿著，另買了布來，慢慢的與他另做不遲。」寄姐道：「我不依他穿人的舊主腰子！我也不依另做！只是叫他穿我的棉褲棉襖！只這一弄衣裳，叫我穿，他就不消穿！叫他穿，我就不消穿！沒有再做的理！這十冬臘月，上下沒繸絲兒的不知夠多少哩！似這有兩個布衫的凍不殺，不勞你閒操心！」

兩口子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合了一場好氣。往時雖也常常反目，還不己甚；自此之後，寄姐便也改了心性，減了恩情，但是尋趁小珍珠，必定要連帶著狄希陳罵成一塊。白日裡發起性來，狄希陳也還有處躲避；只是睡在一頭，刁閒嘴，狄希陳便無處逃躲，每每被寄姐把個身上過的一道一道的血口。

十月已過，漸次到了冬至，小珍珠依舊還是兩個布衫，一條單褲，害冷躲在廚房。寄姐又碎嘴碎舌的毒罵，狄希陳看了小珍珠這個寒雞模樣，本等也是不忍；又兼有實實的幾分疼愛，心如刀割一般，心生一計，差了小選子悄悄的小珍珠的母親叫了他來。狄希陳要與他說話。

再說小珍珠的老子姓韓名蘆，是東城兵馬司的掛搭皂隸；母親戴氏，是個女篋頭的，有幾分夏姬的顏色，又有幾分衛靈公夫人的行止。韓蘆侵佔了兵馬的紙贖銀子，追比得緊，只得賣了女兒賠補。小選子尋著戴氏，見了狄希陳，說了些閒話。狄希陳與他說道：「你的女兒不知因甚緣故，只與他主母沒有緣法。雖也不曾打他，但是如今這等嚴寒，還不與他棉褲棉襖。我略說說，便就合我合氣。你可別說是我叫你，你只說是你自己來，看見他沒有棉衣，你可慢慢的說幾句。我悄悄地與你銀子，做了棉衣送來，只說是你自家做的。」

戴氏領略了言語，狄希陳與了他二兩銀子，故意躲過別處，不在家中。戴氏將銀子買了一盒香芋，一盒荸薺，前來看望，見了寄姐合童奶奶、調羹人等。小珍珠從廚房出來，縮著脖子，端著肩膀，緊緊的抄著胳膊，凍的個臉紫紫的，眼裡掉淚。戴氏道：「你怎麼來，這們個腔兒？為甚麼不穿棉襖棉褲？是妝俏哩麼？」小珍珠不曾言語。童奶奶道：「這向窮忙的不知是甚麼。空買了棉花合布，日常沒點功夫替他做出來，他自己又動不的手。」戴氏道：「既是有了棉花合布，這做是不難的，我破二日工夫，拿到家裡，與他做了送來罷。」寄姐道：「哄你哩！也沒棉花！也沒有布！我處心不與他棉褲棉襖的穿，叫他凍凍，我心裡喜歡！」戴氏道：「好奶奶，說的是甚麼話！因為家裡窮，怕凍餓著孩子，一來娘老子使銀子，二來叫孩子圖飽暖。要是這數九的天還穿著單布衫子、破單褲，叫他在家受罪，又投托大人家待怎麼？孩子做下甚麼不是，管教是管教，要凍出孩子病來，我已是割掉了的肉，奶奶，你不疼自家的錢麼？」寄姐道：「你說的正是！我不疼錢，你倒疼割掉的肉麼！」寄姐說著，佯長進屋裡去了。

童奶奶收拾的酒飯讓戴氏吃。戴氏道：「看著孩子受罪的一般，甚麼是吃得下的。我不吃這酒飯，我流水家去看他老子，別處操兒弄點子襖來，且叫這孩子穿著再挨！」童奶奶把他那空盒子回了他一盒白老米，一盒醃菜，又與了他六十文成化錢。戴氏也一點兒沒收，拿著空盒子，喪著臉，撇著嘴去了。

戴氏到了家，把銀子交與韓蘆，走到估衣鋪內，用四錢五分銀買了一件明青布夾襖，三錢二分銀買了一條綽藍布袷褲，四錢八分銀子稱了三斤棉花，四錢五分銀買了一匹油綠梭布，四錢八分銀買了一匹平機白布，做了一件主腰，一件背搭，夾襖袷褲從新拆洗，絮了棉套。制做停當，使包袱包著，戴氏自己挾了，來到狄希陳下處，叫小珍珠從頭穿著。

童奶奶合調羹看了這一弄衣服，約也費銀二兩有餘，豈是一個窮皂隸家拿得出來的，也都明白曉得是狄希陳的手腳。但願瞞得過寄姐，便也罷了。但寄姐這個狐狸精，透風就過，是叫人哄騙得的？寄姐冷笑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好方便人家！不費措處，容易拿出這們些衣裳來！既是拿出這許多衣裳來的人家，就不該又賣了女兒；叫人信不及！這哄吃屎的孩子哄不過，來哄我老人家！你搗的是那裡鬼兒？」戴氏扯脖子帶臉通紅的說道：「混話的！買了人家孩子來，數九的天不與棉衣裳穿，我看拉不上，努筋拔力的替他做了衣裳，不自家討愧，還說長道短的哩！我破著這個丫頭，叫他活也在你，叫他死也在你！你只叫他有口氣兒，我百沒話說；要是折墮殺了，察院沒開著門麼！朝裡沒懸著鼓麼！我自然也有話講。我賣出的孩子，難說叫我管衣裳！這衣裳通共使了二兩四五錢銀子，說不得要照著數兒還我；要不給我，咱到街上與人講講！」寄姐的性氣豈是叫人數落髮作的人？你言我語，彼此相強。童奶奶合調羹做剛做柔的解勸，叫戴氏且去，說：「俺家的丫頭自然沒有叫你管衣裳的理，等狄爺回來，叫他照數還你的銀子。」戴氏也便將錯就錯的去了。

狄希陳后晌回來，寄姐合他嚷罵碰頭，說道：「你待替你娘做甚麼龍袍鳳襖，我又沒曾攔你，為甚麼弄神弄鬼做了衣裳叫淫婦的媽拿了來，罵我這們一頓！我知道你這囚牢忘八合小淫婦蹄子有了帳，待氣殺我哩。狠強人！眼裡有疔瘡，拿著我放不在心上！我把小蹄子的臭扶使熱火箸通的穿了，再使麻線縫著！我叫這雜意雜情的忘八死心塌地沒的指望！」屈的狄希陳指天畫地，血瀝瀝的賭咒，又要把珍珠的棉襖衣裳剝脫下來。調羹是他降怕了的，不敢言語。還是童奶奶說道：「罷麼，姑娘，你年小不知好歹，這北京城裡無故的折墮殺了丫頭，是當頑的哩！你沒見他媽是個丫頭老婆麼？」寄姐道：「沒帳！活打殺了小蹄子淫婦，我替他償命，累不殺你旁人的腿事！」童奶奶道：「累不殺旁人腿事，你替人償命！他狄姑夫少了個娘子，我沒了閨女，怎麼不干俺事呀！」寄姐道：「罷麼！不勞你扯淡！普天地下，我沒見丈母替女婿爭風的！」童奶奶罵道：「沒的家小婦臭聲！看拉不上！我倒好意的說說，惹出你這們臭屁來了！我就洗著眼兒看你，你只別要到明日裂著大口的叫媽媽！你還不知道京城的利害哩！」調羹再三勸解，方才大家歇了嘴，不曾言語。

從此寄姐與小珍珠倍加做對，沒事罵三場，半饑半餓，不與飽飯，時時刻刻防閒狄希陳合他有帳。若論狄希陳的心裡，見了小珍珠這個風流俊俏的模樣，就是無雙小姐說王仙客的一般，「恁般折挫，丰韻未全消」，卻也實安著一點苟且之心。只是寄姐這般防備，如此尋覓，總有此心，也不過「賴象嗑瓜子，眼飽肚中饑」，卻從那裡下手？所以待著沒有實事，便敢嘴硬，指著肉身子說誓。只是寄姐不肯信他。

一日，三月十六，相棟宇的生日，狄希陳慶壽赴席，寄姐料得且不能早回。等到起更以後，等別人都睡了覺，寄姐照依小珍珠梳了一個驚髻，帶著墜子，換了一件毛青布衫，等得狄希陳外面敲門，寄姐走到廚房門檻上，背著月亮，低著頭坐著門檻打盹。狄希陳走到跟前，看見穿著青，打著驚髻，只道當真就是珍珠，悄悄的蹲將倒去，臉對著臉偎了一會，一邊問道：「娘睡了不曾？」一邊將手伸在懷內摸他的奶頭，又往褲腰裡伸手去摸了一摸，說道：「了不的！你叫誰弄的這們稀爛，又長了這們些毛？」寄姐咄的一聲，口裡說道：「我叫小陳哥弄的稀爛來！賊瞎眼的臭忘八！你可賴不去了！你每日說那味心誓，你再說個誓麼！」拉著狄希陳的道袍袖子，使手在狄希陳臉上東一巴掌，西一巴掌，打的個狄希陳沒有地縫可鑽。

寄姐手裡打著，口裡叫罵，驚動了童奶奶、小調羹都從新穿上衣裳，起來解勸。寄姐告訴著數說。童奶奶笑道：「你也忒刁鑽！但是聽他姑夫的口氣，還象沒帳的一般，半夜三更，你只管打他待怎麼？」再三拉巴著，寄姐才放了手沒打。及至狄希陳進了房，睡倒覺，寄姐仍把狄希陳剗脊梁，搥胸膛，扭大腿裡子，使針紮胳膊，口咬奶膀，諸般刑罰，舞旋了一夜。把小珍珠鎖在盡後邊一間空房之內，每日只遞與他兩碗稀飯，尿尿都在房裡屙溺，作賤的三分似人，七分似鬼。把狄希陳的陽物，每日將自己戴的根壽字簪子，當了圖書，用墨抹了，印在陽物上。每日清早使印，臨晚睡覺，仔細驗明，不致磨擦，方才安靜無事；如磨擦弔了，必定非刑拷打。漸漸的把個寄姐性格變成了個素姐的行藏。狄希陳受了苦惱，也就不減在素姐手裡一般。

調羹心中不忍，對童奶奶道：「俺大哥家中田連阡陌，米麥盈倉，廣廈高堂，呼奴使婢，那樣的日子都捨得弔了不顧，拋家棄業，離鄉背井，來到這裡住著，無非只是受不得家裡的苦楚，所以另尋了咱家的姐姐，圖過自在日子。如今又象家裡一般朝打暮罵，叫他一日十二個時辰，沒一個時辰的自在，漢子們的心腸，你留戀著還怕他有走滾哩，再這們逼拷他，聽怕他著了極。」童奶奶倒也說調羹的言語為是，背地裡勸那女兒。寄姐回道：「似這們雜情的漢子，有不如無！我這們花朵似的個人，愁沒有漢子要我？還要打發他鄉里住去哩！」果然就與狄希陳日夜纏帳，把個狄希陳纏得日減夜消，縮腮尖嘴，看看不似人形。

誰知狄希陳五行有救，寄姐經信兩月不行，頭暈噁心，口乾舌澀，眼困神疲，手酸腳軟，怕明喜暗，好睡懶行。望見大米乾

飯，醃菜湯，水煎肉，穿炒雞，白麵餅，棗兒，栗子，核桃，好酒，就是他的性命；見了小米粥，素茶，黑麵餅，粗茶淡飯，就是他的仇人。又想吃甜酸的果品。狄希陳尋到刑部街上，買了密梅奉敬。聽見人說四川出的蜜腳，福建的蝌蚪湯，平陰的全蠍，湖廣的蕪蛇，霍山的竹狸，蘇州的河豚，大同的黃鼠，固始的鵝，萊陽的雞，天津的螃蟹，高郵的鴨蛋，雲南的象鼻子，交趾的獅子腿，寶雞縣的鳳肉，登州的孩兒魚，無般不想著吃。狄希陳去尋這些東西，跑的披頭散髮，投奔無門，尋得來便是造化，尋不著就是遭瘟。雖是也甚瑣碎，卻也把狄希陳放鬆了一步。

童奶奶合調羹因寄姐害病，出不得房門，瞞了他把小珍珠開了鎖，照常吃飯穿衣，收在童奶奶房裡宿歇。不惟小珍珠感激，狄希陳也甚是頂戴。但只時光易過，寄姐這活病，不久就要好來。不知小珍珠後來若何結果，再看後回接說。